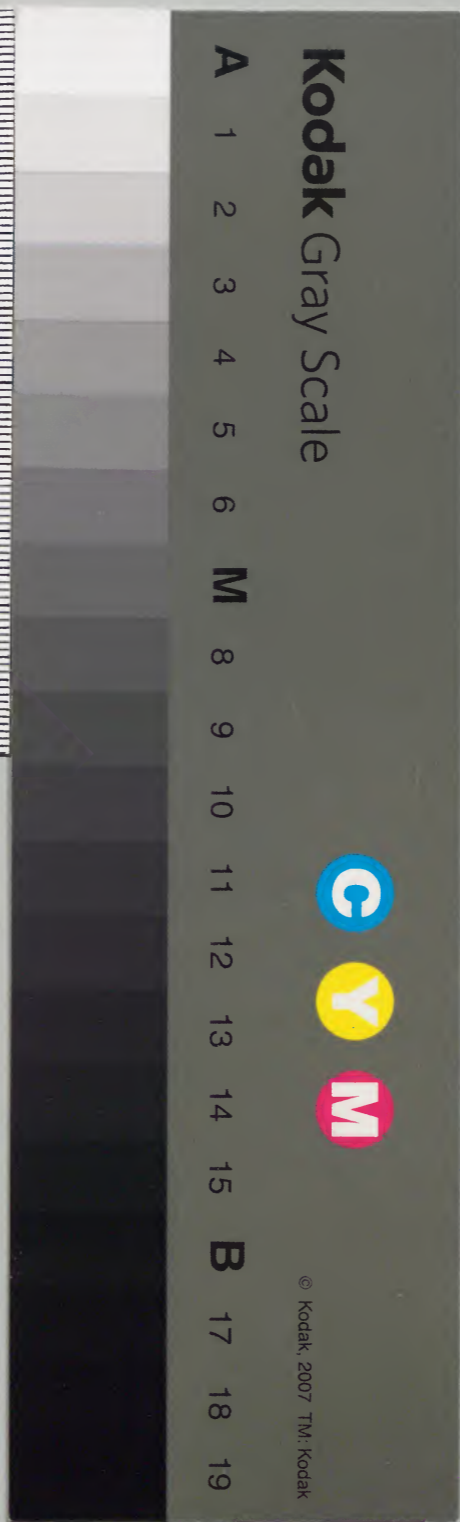


宋書

卷九十六之一百

終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26)		
函號	別	10	1



宋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淺草文庫

梁沈約撰

鮮卑吐谷渾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奔洛韓有二子長曰吐  
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為慕容氏渾寔長廆正嫡  
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  
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

而致鬪爭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及人邪永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虜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昨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欬然悲鳴突走聲若積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渾

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無虜當公子及曾孫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聞知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遭晉亂遂得上隴後虜追心渾作阿于之歌鮮卑呼兄爲阿于虜子孫竊號以此歌爲輦後大曲渾旣上隴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袍罕縣自袍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鼎城龍涸自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居以肉駱爲糧西北諸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渾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長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鼎城羗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

絕按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遠去保白蘭白蘭地既嶮  
遠又土俗懦弱易爲控御葉延小意乃欲授與餘人恐  
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  
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劍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  
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  
姜聰每日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  
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如此葉延  
嗚咽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  
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  
傳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爲公孫之子案

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爲吐谷渾氏嗣立二十  
三年年四十三有子四人長子碎奚立碎奚性純謹三  
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  
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  
父也碎奚遂以憂死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六  
人子視連以父憂卒不遊娛不酣宴在位十五年年四  
十一有子二人長曰視羆次烏紇提視羆嗣立十一年  
年四十二子樹洛干等並小弟烏紇提立紇提立八年  
年三十五視羆子樹洛干立自稱車騎將軍義熙初也  
樹洛干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亂蜀阿豺遣其

從子西疆公吐谷渾敕來泥拓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  
平中阿豺遣使上表獻方物詔曰吐谷渾阿豺介在遐  
表慕義可嘉宜有寵任今酬其來款可督塞表諸軍事  
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未及拜受太祖元嘉三年  
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瓚立六年表曰大宋  
應運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義天朝款情素著去年  
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而臣私門  
不幸亡兄見背臣以懦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  
臣門若更反覆懼停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旨伏願  
詳處更授章策七年詔曰吐谷渾慕瓚兄弟慕義至誠  
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  
沙州刺史隴西公先是晉末金城東允街縣胡人乞伏  
乾歸擁部衆據洮河罕开自號隴西公乾歸死子熾磐  
立遣使詣晉朝歸順以爲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平  
西將軍公如故高祖卽位進號安西大將軍熾磐死子  
茂蔓立慕瓚前後屢遣軍擊茂蔓率部落東奔隴右慕  
瓚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於長安爲索虜拓跋燾所攻  
擒秦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开欲向涼州慕瓚距擊大破  
之生擒定燾遣使求慕瓚以定與之九年慕瓚遣司馬  
趙叙奉貢獻并言二萬人捷太祖加其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三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進爵隴西王弟慕延爲平東將軍慕瓚兄樹洛干子拾寅爲平北將軍阿豺子熈代鎮軍將軍詔慕瓚南國將士昔沒在佛佛者竝悉致慕瓚遣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戶一百五十四人慕瓚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十五年除慕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其年以拾處弟拾寅爲平西將軍慕延庶長子繁暉爲撫軍將軍慕延嫡子瑗爲左將軍河南王世子十九年追贈阿豺本號

安西秦沙三州諸軍事沙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隴西王索虜拓跋燾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索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慮慮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舊門并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劍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舊虜竟不至也慕延死拾寅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加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獻善舞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馬歌者二十七首太

宗泰始三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五年拾寅奉表獻方物  
以弟拾皮爲平西將軍金城公前廢帝又進號車騎大  
將軍其國西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  
生草木沙州因此爲號屈真川有鹽池其谷嶺北有雀  
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  
花草便有雀鼠穴白蘭土出黃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  
大抵治慕賀州

史臣曰吐谷渾逐草依泉擅疆塞表毛衣肉食取資佃  
畜而錦組繒紈見珍珠俗徒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面  
自昔哲王雖存柔遠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過于義  
者春秋晉宋垂典不脩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辯  
髮稱賀非尚簪冕言語不通寧敷衮職雖復苞筐歲臻  
事惟賈道金罽氈毼非別斯急送逐煩擾獲不如亡若  
令肅慎年朝越裳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前策聖  
人謂之荒服此言蓋有以也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梁沈約撰

夷蠻

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離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夷雖言里數非定實也

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陽邁遣使貢獻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

一



卽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  
杜弘文建牙聚衆欲討之聞有代乃止七年陽邁遣使  
自陳與交州不睦求蒙恕宥八年又遣樓船百餘寇九  
德人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  
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剋引還林邑欲伐交州借兵於扶  
南王扶南不從十年陽邁遣使上表獻方物求領交州  
詔答以道遠不許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頻遣貢獻而  
寇盜不已所貢亦陋薄太祖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龍  
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將軍宗  
慤受和之節度和之遣府司馬蕭景憲爲前鋒慤仍領

景憲軍副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畧日南民  
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陽邁果有款誠許其歸順其  
年二月軍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日南太守姜仲基  
前部賊曹參軍矯弘民隨傳詔畢願高精奴等宣揚恩  
旨陽邁執仲基精奴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歸  
款猜防愈嚴景憲等乃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師范  
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  
攻城五月尅之斬扶龍大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  
勝追討卽尅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  
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詔曰林邑介恃遐險久稽

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  
稟命攻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已奉公以  
身率下故能立勲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  
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  
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總勤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  
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瀆二郡  
諸軍事建威將軍交州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真太  
守傅蔚祖戰死並贈給事中世祖孝建二年林邑又遣  
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楊武將軍大明二年林  
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及香布諸

物太宗泰豫元年入遣使獻方物初檀和之被徵至豫  
章值豫章民胡謨等及因討平之并論林邑功封社  
縣子食邑四百戶和之高平金鄉人檀憑子也太祖元  
嘉二十七年自太子左衛率爲世祖鎮軍司馬輔國將  
軍彭城太守元凶結立以爲西中郎將雅州刺史世祖  
入討加輔國將軍統豫州戍事因出南奔世祖卽位以  
爲右衛將軍孝建二年除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不行復  
爲右衛加散騎常侍三年出爲南兖州刺史坐酣飲贖  
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其年卒追贈左將軍謚  
曰襄子廣州諸山並徂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

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四年檀表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將軍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率衆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斬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年國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獻

西南夷訶羅陁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

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銷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恐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群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陁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又天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冊誠以遣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令

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  
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卽邊  
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遠等彼僕臣  
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  
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  
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  
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  
啓誠實可信願勅廣州時遣船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  
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合奉微物願垂哀納

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錄赤鬘

鷓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  
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  
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  
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  
城廓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  
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  
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  
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生成得受用於諸國  
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楊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  
德合天心仁蔭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

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  
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其後  
爲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滯怒  
癡哀愍群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  
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闕間自蒙普照十方其白  
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耀威儀殊勝諸天龍  
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  
安隱快樂城閭高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  
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  
殊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群生安樂民人律儀清  
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  
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大恭  
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  
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  
先業嘉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  
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紐問訊大家意欲自往  
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紐此  
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  
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紐買諸鎧仗袍  
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紐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

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  
納受此後又遣使二十六年太祖詔曰訶羅單嬰皇嬰  
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竝加除授乃  
遣使策命之曰惟汝慕義款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  
遠必甄用敷典章顯茲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  
可不慎歟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嬰和沙彌獻方物嬰皇  
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嬰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  
十一種太祖策命之爲嬰皇國王曰惟爾仰政邊城率  
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不治宜班典策授茲嘉命爾其  
祇順禮度式保厥終可不慎歟二十八年復貢獻世祖

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嬰知奉表獻方物以那嬰  
爲振威將軍大明二年獻赤白鷄鷄大明八年太宗  
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太宗遣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  
振威將軍竺那嬰智竝爲龍驤將軍

嬰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  
方物太祖策命之爲婆達國王曰惟爾仰化懷誠馳慕  
聲教皇風遐暨荒服來款定用加茲顯策式甄義順余  
其祇順憲典永終休福可不慎歟二十六年二十八年  
復遣使獻方物闍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  
達陀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

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  
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无量  
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  
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  
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  
四海閭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  
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  
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  
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  
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  
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刹利摩訶南奉表曰謹白大宋  
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  
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  
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  
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爲正  
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已欲  
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  
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告至十二年又復遣使  
奉獻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伏聞  
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  
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  
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  
中衆生奉順正法文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  
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群寮百  
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  
王身莊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  
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  
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緝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  
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幸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  
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俱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  
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主體和善群  
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  
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  
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此人  
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  
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  
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  
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白如



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  
鵡各一頭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王竺扶  
大竺阿彌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  
隣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  
釋婆羅那隣隨遣長史竺留施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  
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  
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  
至于民庶莫不歸心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  
學焉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  
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  
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  
重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  
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  
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爲之防流道未息請自今以後  
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  
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  
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沒入  
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  
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闡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  
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姦心頻發凶

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  
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誠行精苦並使還  
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  
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  
並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聞邃宇崇居  
非期宏峻奉跪繫伏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  
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  
唯浮圖爲教過自龍堆及經提傳訓遐年遠練生瑩識  
恒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狗文蔽道在末彌扇遂  
乃陵越真度偃偃尊戚失隨方之恥迹迷製化之淵義  
夫佛法以謙儉一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道人斯拜  
目連桑門過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問體二親稽顙  
耆臘而直體萬乘者故成庫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  
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流群流仰鏡九仙賁寶百神  
聳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間延抗禮之客  
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  
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  
方兼遂矣詔可前廢帝初復舊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  
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  
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

諸寺太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  
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奔迸甚  
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並  
使材官隨宜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  
爲廣武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  
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  
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  
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  
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白學先生以爲中  
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  
道無隱旨教罔遺空聰睿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異學  
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  
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  
云余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  
黑曰異釋氏卽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  
爲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  
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  
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  
構羣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檀  
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

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爲悞矣  
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  
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  
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  
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僞愛  
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  
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缺乘廢之茂離材虛室不損  
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惛蔭之情陳若徧篤其競辰之  
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奕鳩之  
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

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感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  
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詠  
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  
奧故不舉以爲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爲道而  
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爲教正及一  
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  
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漠  
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關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  
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  
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

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  
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  
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  
罔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之貌篤學者弗剋陵虛  
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咨嗟金剛之固安  
覲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言之指遺其所寄之  
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  
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  
一以徼百倍弗乘無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  
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苦  
薩無欲羣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開利競之  
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  
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  
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  
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  
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  
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  
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  
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龕易妙俯仰  
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綵之

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糜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  
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  
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  
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  
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  
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僞水  
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  
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此乃聖人所  
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  
以爲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因不足  
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  
爲其然爲則開端宜懷屬締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  
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立一者何以尚之  
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  
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  
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  
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  
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其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  
說行於天解而息於命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  
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筮於姬孔閉其允由斯論之言之

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  
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  
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損  
斥大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  
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  
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  
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  
禪僧京師為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世祖大  
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答  
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

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  
於京都多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內學

東夷高句驪國今治漢之遼東郡高句驪王高璉晉安  
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以璉為使持  
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  
踐阼詔曰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  
王樂浪公璉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  
映並執義海外遠修貢職惟新告始宜荷國休璉可征  
東大將軍映可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王公如故三年  
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

長史馬婁等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曰皇帝問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  
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旣彰款誠亦著  
踰逾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蹤思  
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勞  
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稱朕意焉先是鮮卑  
慕容寶治中山爲索虜所破東走黃龍義熙初寶弟熙  
爲其下馮跋所殺跋自立爲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  
城故謂之黃龍國跋死子弘立屢爲索虜所攻不能下  
太祖世每歲遣使獻方物元嘉十二年賜加除授十五  
年復爲索虜所攻弘敗走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  
祖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驪料理資遣璉不  
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  
七千餘人掩討漱等生禽漱殺高仇等二人璉以白駒  
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  
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  
獻馬八百匹世祖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  
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三年又獻蕭慎氏楛矢石磐七  
年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  
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作藩海外誠係本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 十七  
朝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宜王猷宜加裒進以旌純節  
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如  
故太宗恭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

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畧  
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晉平郡晉平縣  
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  
事鎮東將軍百濟王高祖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  
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太祖詔  
之曰皇帝問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  
濟王累葉忠順越海効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旣

彰厥懷亦款浮桴驪水獻琛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  
服勉勗所莅無墜前蹤今遣兼謁者閻丘恩子兼副謁  
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稱朕意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  
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脩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  
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  
易林式占腰弩太祖竝與之毗死子慶代立世祖大明  
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二年慶遣使上表曰臣國累葉  
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  
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並聽賜除仍以  
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爲冠軍將軍以行征虜將軍

左賢王餘昆行征虜將軍餘暈並為征虜將軍以行輔  
國將軍餘都餘又並為輔國將軍以行龍驤將軍沐祚  
餘爵並為龍驤將軍以行寧朔將軍餘流糜貴並為寧  
朔將軍以行建武將軍于西餘婁並為建武將軍太宗  
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

倭國在高麗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  
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  
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  
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  
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

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並聽二十二年倭國  
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  
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  
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子興遣  
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戴忠作  
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  
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  
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  
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  
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

十五國而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  
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  
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  
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  
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孝濟實忿寇讐壅塞天路控  
茲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  
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  
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効功白刃交前亦  
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  
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  
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  
安東大將軍倭王

荆雍州蠻槃瓠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荆州置  
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世祖初罷南蠻併大府  
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  
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  
役疆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羣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  
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  
居武陵者有雄谿楠谿辰谿酉谿舞谿謂之五谿蠻而  
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 二十一  
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民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  
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太祖元嘉六年建  
平蠻張謹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  
三人竝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淩  
中令宗僑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  
爲寇破淩中虜略百姓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  
軍曹孫念討破之獲生口五百餘人免僑之官二十四  
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  
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謏討破之先是譙州刺史劉  
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與不順服皆引出平土

蠻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及世祖出爲雍州  
蠻道擊大破之臺遣軍至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  
平殄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抄涅  
陽縣南陽太守朱曇韶遣軍討之失利殺傷三百餘人  
曇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澧水諸蠻因險  
爲寇雖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曰頃威懷所被單自  
遐遠順化者寵祿逆命者無遺此亦余所知也聖朝今  
普天肆肯許以自新便宜各還舊居安堵復業改過革  
心於是乎始先是蠻帥魯奴子擄龍山屢爲邊患魯軌  
在長社奴子歸之軌言於虜主以爲四山王軌子爽歸

國奴子亦求內附隨王誕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  
如口蜀松三柴剋之又圍升錢柏義諸柴蠻悉力距戰  
軍以具裝馬來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獲生蠻千口牛  
馬八十頭世祖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  
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  
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  
諸郡民戶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  
終不能禁荊州爲之虛敞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荔令  
珍之臨賀蠻反殺關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沖之討  
之獲少貴多推罪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  
水斬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阻  
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  
里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并其家口二  
十九年新蔡蠻二千餘人破大雷戍畧公私船舫悉引  
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爲寇盜太祖遣太子  
拔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荆雍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  
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  
三人其一人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  
勝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小羅等討禽續之

為蠻世財所篡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尉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黑石安陽二人送詣玄謨世祖使於壽陽斬之世宗初卽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鵠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為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人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為宋安太守光興為龍驤將軍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戶成邪財陽城縣王食邑三千戶益之徵為虎賁中郎將將軍如故順義并明初又轉射聲校尉冠軍將軍成邪財死子婆思襲

爵為輔國將軍武騎常侍晉熙蠻梅式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晉安王子勛與籤沈光明祖封高山侯食所統牛崗下柴二村三十戶

史臣曰漢世西譯遐通兼途累萬跨頭痛之山越繩度之險生行死徑身往魂歸晉氏南移河隴象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斷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漢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象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王之所虛心故舟船繼路商使交屬太祖以南琛不至遠

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未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獠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阻充積畿甸咫尺華氓易與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接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羞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奐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宋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梁沈約撰

氏胡

略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氏王千萬子孫名  
飛龍漸彊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  
令狐氏子爲子名戊搜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  
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  
中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納撫接欲去者則衛護資  
遣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時南陽王保在上邽  
又以戊搜子難敵爲征南將軍建興五年戊搜卒難敵  
襲位與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號右  
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難敵與堅頭俱奔  
晉壽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成帝咸和九年難敵卒

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辯公以堅頭  
子槃爲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咸康元年遣  
使稱蕃於晉以毅爲征南槃征東將軍三年毅族兄初  
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虎後遣使稱  
蕃於穆帝永和三年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  
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初子國爲鎮東將軍武都太守十  
年改封初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王  
因侍直手刃殺初子國率左右誅式王及宋奴復自立  
征西將軍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  
國子安爲振威將軍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父楊俊復



殺國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歸順升平三年以後爲平  
西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俊卒子世立復以爲冠  
軍將軍平羌校尉武都太守仇池公海西公太和三年  
遷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以世弟統爲寧東將軍武都太  
守五年世卒統廢世子纂自立纂一名德聚黨殺統遣  
使詣簡文帝自陳復以纂爲平羌校尉秦州刺史仇池  
公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民於  
關中空百頃之地纂後爲楊安所殺宋奴之死也二子  
佛奴佛狗奔逃關中苻堅以佛奴爲右將軍佛狗爲撫  
夷護軍後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爲尚書領軍將軍孝

武帝太元八年苻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  
堅死乃將家奔隴右徙治壘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  
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晉得千餘家自號龍驤  
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稱蕃於晉孝武帝孝武帝卽以  
其自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爲仇池郡  
見許十五年又以定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定已自署  
征西將軍又進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開  
府儀司三司校尉刺史如故其年進平天水略陽郡遂  
有秦州之地自號西王至十九年攻隴西虜乞佛乾歸  
定軍敗見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爲監國守仇池襲位自

號使持節征西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謚定  
爲武王分諸四山氏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  
郡縣安帝隆安三年遣使稱蕃奉獻方物安帝以盛爲  
輔國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元興三年桓玄輔晉進盛  
平北將軍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義熙元年姚興伐盛盛  
懼遣子難當爲質興遣將王敏攻城因梁州別駕呂瑩  
求救於盛盛遣軍次灑口敏退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益州刺史庾毛璩討桓  
玄所置梁州刺史桓希敗走漢中空虛盛遣兄子平南  
將軍撫守漢中三年又假盛使持節北秦州刺史盛又

遣將苻宣行梁州刺史代撫九年梁州刺史索邈鎮南  
城寧乃還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承初三  
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爲武都王世子加號前將軍  
難當爲冠軍將軍撫爲安南將軍盛嗣位三十年太祖  
元嘉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二私謚曰惠文王玄字黃  
眉自號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  
熙之號善待士爲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智略玄  
不能容三年因其子殺人并誅之明帝卽以玄爲使持  
節征西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

之號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爲晉臣汝  
善事宋帝故玄奉焉追贈盛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六年  
六月玄卒私謚曰孝昭王弟難當廢玄子保宗一名羌  
奴而自立號使持節都督雍涼諸軍事秦州刺史平羌  
校尉武都王太祖以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九  
年進號征西將軍加持節都督校尉之號難當拜保宗  
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  
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收繫之先是四方流民有  
許穆之郝恢之二人投難當竝改姓爲司馬穆之自云  
名飛龍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爲人

所殺十年難當以益州刺史劉道濟失蜀土人情以兵  
力資飛龍使入蜀爲寇道濟擊斬之時梁州刺史甄法  
護刑法不理太祖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因思話未  
至法護將軍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法  
護遣參軍魯安期沈法慧等拒之竝各奔退難當又遣  
建忠將軍趙進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其年十一  
月法護委鎮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氐苻粟持  
爲梁州刺史又以其凶悍殺之以司馬趙溫代爲梁州  
十年正月思話使司馬蕭緯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  
梁州事在思話傳四月難當遣使奉表謝罪曰臣聞生

成之德含氣同係而榮悴殊途遭遇異兆至於恩降自  
然誠無答謝夫以狂聖道隔猶存克念之誠况君親莫  
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光訓丹誠未諒大誘  
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誣臣遣司馬飛龍擾亂西蜀諸  
所譖引言非一事長塗萬里無路自明風塵之聲日有  
滋甚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同憤制不自由遣叅軍  
姚道賢齎書詣梁州刺史蕭思話尋續又遣詣臺歸罪  
道賢至西城爲守兵所殺行李蔽擁日月莫照法護恠  
擾望風奔逃臣卽回軍秋毫無犯權留少守以俟會通  
其後數旬官軍尋至守兵羸弱懼不自免續遣輕兵共  
相迎接值秦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旣旋不容禁制由臣  
約防無素以致斯闕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王化始  
基順天委命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托妖妄毀敗  
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明必垂鑒察但臣微  
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聲聞朝廷勞煩師旅負辱之深  
罪當誅責遠隔遐荒告謝無地謹遣兼長史齊亮聽命  
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太祖以其邊  
裔下詔曰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還  
章節十二年難當釋保宗遣鎮童亭保宗奔索虜主拓  
跋燾以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平羌校尉南秦王遣襲上邽難當子順失守退以爲  
雍州刺史守下辯十三年三月難當自立爲大秦王號  
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  
然猶奉朝廷貢獻不絕十七年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  
秦王復爲武都王十八年十月傾國南寇規有蜀土慮  
漢中軍出遣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防之梁州刺史  
劉道真擊斬冲十一月難當剋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  
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銀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  
日不剋乃還十九年正月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太  
子左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甲士三千人及  
發荆雍二州兵討難當受劉道真節度五月方明等至  
漢中長驅而進道真到武興攻僞建忠將軍苻隆剋之  
安西參軍韋俊建武將軍姜道盛別向下辯道真又遣  
司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難當子雍州刺史順建忠將  
軍楊亮拒之竝望風奔走閏月方明至蘭臯難當鎮北  
將軍苻義德建節將軍苻弘祖萬餘人列陣拒戰方明  
擊破之斬弘祖殺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  
部曲歸順難當世子撫軍大將軍和據修城方明又遣  
軍率愈之攻和大破之於是難當將妻子奔索虜死于  
虜中安西參軍魯尚期追難當出寒峽生禽建節將軍

楊保熾安昌侯楊虎頭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爲鎮南將軍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還至下辨方明使子蕭之要之生禽虎傳送京師斬于建康市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索虜拓跋燾遣安西大將軍吐奚彌平北將軍拓跋齊等二萬人邀崇之二十年二月崇之至濁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等戰敗沒餘衆奔還漢中三月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胤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爲主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使持節都督秦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秦河涼三州牧平羌校尉仇池公遣露板馳告朝廷太祖詔曰近者校尉仇池公表虜縱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萌塗炭眷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篤忠順誠感家國糾率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氛稜澄清蕃境寧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并敕梁州刺史申坦隨宜應援又詔曰顯祿勲効蓋惟國典施賞務速無或踰時楊文德志氣果到文武兼全乘機奮殊功仍集告捷歸誠獻俘萬里朝無髮土樹難自肅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楊氏世祖西勞方忠累葉宜紹先緒膺受寵榮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北

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  
封武都王任肫祖父岐伯父祚父綜竝仕楊氏爲諮議  
從事中郎肫有志幹文德以爲左司馬文德旣受朝命  
進戍茄蘆城二十五年爲索虜所攻奔于漢中時世祖  
鎮襄陽執文德歸之于京師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  
七年王師北討起文德爲輔國將軍率軍自漢中西入  
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武羣氏據唐魯橋  
以距文德文德水陸俱攻大破之衆竝奔散高遁走  
羌文德追之至黎印嶺高單身投羌仇阿弱家追斬之  
陰平平武悉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剋梁州刺史  
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茄蘆荊州刺史  
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虜將軍秦州  
刺史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以頭爲輔  
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羣氏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  
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竝爲索虜所執頭至誠奉順  
無所顧懷朝廷旣不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  
刺史王謨上表曰被勅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  
并致信餉卽遣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齎書并信等亦自  
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爲國母妻子弟并墜  
沒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爲朝廷所識

若以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氏羌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爲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走奔索虜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還戍茄蘆以爲寧朔

將軍仇池太守太宗太始二年詔曰僧嗣遠守西疆世篤忠款宜加旌顯以甄義槩可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如故三年加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將軍校尉刺史如故僧嗣卒從弟文度復自立秦豫元年以爲龍驤將軍略陽太守封武都王又改龍驤爲寧朔將軍後廢帝元徽四年加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文度遣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戍兵於蘭臯順帝昇明元年詔曰茂賞有章寔昭國慶疇庸斯炳載宣史冊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



乘輝寵世榮邊邑志果既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文  
弘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申稜百頃席卷蘭臯功烈之美  
並足嘉歎宜膺爵授以酬勲緒文度可使持節都督北  
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輔  
國將軍略陽太守其年虜破茄盧文度見殺追贈本官  
加散騎常侍以文弘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  
州刺史襲封武都王將軍如故退治武興

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  
且渠之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  
位爲氏而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爲酋豪蒙遜高祖暉仲

歸會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復延封狄地王父法弘  
襲爵府氏以爲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  
計數爲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州使蒙遜自領營  
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安帝隆安  
三年春呂光遣子鎮東將軍纂率羅仇伐枹罕虜乞佛  
乾歸爲乾歸所敗光委罪羅仇殺之四月蒙遜求還葬  
羅仇因聚萬餘人叛光殺臨松護軍屯金山五月光揮  
纂擊破蒙遜將六七十人逃山中家戶悉亡散時蒙遜兄  
男成將兵西守晉昌聞蒙遜反引軍還殺酒泉太守疊  
膝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業自號龍驤大將軍涼州牧

建康公以男成爲輔國將軍男成及晉昌太守王德圍  
張掖剋之業因據張掖蒙遜率部曲投業業以蒙遜爲  
鎮西將軍臨池太守王德爲酒泉太守尋又以蒙遜領  
張掖太守三年四月業使蒙遜將萬人攻光弟子純於  
西郡經旬不剋乃引水灌城窘急乞降執之以歸時王  
德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西討德焚城將部曲  
走投晉昌太守唐瑤蒙遜追德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  
子部落而還轉西安太守將軍如故四年五月蒙遜與  
男成謀殺業男成不許蒙遜反譖男成於業業殺男成  
蒙遜乃謂其部曲曰段公無道枉殺輔國吾爲輔國報  
讎遂舉兵攻張掖殺段業自稱車騎大將軍建號永安  
元年是月敦煌太守李暉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  
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庚子元年與蒙遜相抗  
其冬暉遣唐瑤及鷹揚將軍宋繇攻酒泉獲太守大且  
渠益生蒙遜從叔也呂光死子纂立元年爲從弟隆所  
篡姚興攻涼州隆稱臣請降蒙遜亦遣使詣興興以爲  
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二年二月蒙遜與西平虜  
秃髮傴檀共攻涼州爲隆所破十月傴檀復攻隆三年  
三月隆以蒙遜傴檀交逼遣弟超詣姚興求迎七月興  
遣將齊難迎隆隆說難伐蒙遜蒙遜懼遣弟爲質獻寶

貨於難乃止以武衛將軍王尚行涼州刺史而還義熙  
元年正月李嵩改稱大將軍大都督涼州牧護羌校尉  
涼公五月移據酒泉姚興假僭檀涼州刺史代王尚屯  
姑臧二年九月蒙遜襲李嵩至安彌去城六十里嵩乃  
覺引軍出戰大敗退還閉城自守蒙遜亦歸六年蒙遜  
攻破僭檀僭檀走屯樂都武威人焦朗入姑臧自號驃  
騎大將軍臣于李嵩八年蒙遜攻焦朗殺之據姑臧自  
號大都督大將軍河西王改稱玄始元年立子正德爲  
世子十三年五月李嵩死子歆立六月歆伐蒙遜至建  
康蒙遜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間蒙遜大敗死者四千  
餘人乃收餘衆增築建康城置兵戍而還十四年蒙遜  
遣使詣晉奉表稱藩以蒙遜爲涼州刺史高祖踐阼以  
歆爲使持節都督高昌敦煌晉昌酒泉西海玉門堪泉  
七郡諸軍事護羌校尉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永初元年  
七月蒙遜東略浩豐李歆乘虛攻張掖蒙遜回軍西歸  
歆退走追至臨澤斬歆兄弟三人進攻酒泉剋之歆弟  
敦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大將軍十月蒙遜遣世子正德  
攻恂不下三年正月蒙遜自往築長堤引水灌城數十  
日又不下三月恂武衛將軍宋丞廣武將軍弘舉城降  
恂自殺李氏由是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

十六國皆稱臣貢獻高祖以蒙遜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  
史張掖公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反復遣正德攻契景  
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八月芮芮來抄蒙遜遣正  
德拒之正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爲世  
子是歲進蒙遜侍中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開  
府持節如故太祖元嘉元年枹罕虜乞佛熾槃出貂渠  
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沒執蒙遜從弟成都從子  
日蹄頗羅等而去三年改驃騎爲車騎世子興國遣使  
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太祖竝賜之合四百七十五  
卷蒙遜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六年蒙遜  
征枹罕時乞佛熾槃死吳子茂蔓大破蒙遜生擒興國  
殺三千餘人蒙遜贖興國送穀二十萬斛竟不遣蒙遜  
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朝廷未知也七年以興國  
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其年夏四月西虜赫連定爲  
索虜拓跋燾所破奔上邽十一月茂蔓聞定敗將家戶  
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衆禦  
茂蔓大破之殺茂蔓執興國而還四月定避拓跋燾欲  
渡河西擊蒙遜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峽口渡河濟未半

爲吐谷渾慕瓚所邀見獲興國被創數日死九年以菩  
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十年四月蒙遜卒時年六  
十六私謚曰武宣王菩提年幼蒙遜第三子茂虔時爲  
酒泉太守衆議推茂虔爲主襲蒙遜位號十一年茂虔  
上表曰臣聞功以濟物爲高并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  
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愴崑  
喬芟夷羣暴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  
班九服享惟永之不祚功名昭著剋固貞節考終由正  
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敘之美有缺臣子痛  
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

先臣廓清河外勲光天府標榜稱迹實兼斯義輒上謚  
爲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  
詔曰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  
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勲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  
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奮至薨隕悽悼于懷復遣使弔  
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篡戎前執乃心彌彰宜蒙寵授  
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  
河西王河西人趙旼善曆年十四年茂虔奉表獻方物

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珍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  
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  
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天皇帝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  
魏駁九卷謝文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  
髡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祀一卷趙政傳并甲寅元歷一  
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晉趙起居  
注諸雜書數十件太祖賜之十六年閏八月拓跋燾攻  
涼州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內應茂虔見執茂虔弟安彌  
縣侯無諱先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  
軍事酒泉太守第六弟武興縣侯儀德爲征東將軍秦  
州刺史都督丹領以西諸軍事張掖太守燾旣獲茂虔  
遣軍擊儀德棄城奔無諱於是無諱儀德擁家戶西就  
從弟燉煌太守唐兒燾伐將守武威酒泉張掖而還十  
七年正月無諱使唐兒守燉煌自與儀德伐酒泉三月  
剋之攻張掖臨松得四萬餘戶還據酒泉十八年五月  
唐兒反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儀德討唐兒唐  
兒將萬餘人出戰大敗唐兒殺之復據燉煌七月拓  
跋燾遣軍圍酒泉十月城中饑萬餘口皆餓死天周殺  
妻以食戰士食盡城乃陷執天周至平城殺之于時虜  
兵甚盛無諱衆饑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十一月遣弟

安周五千人伐鄯善堅守不下十九年四月無諱自率  
萬餘家棄燉煌西就安周末至而鄯善王比龍將四千  
餘家走因據鄯善初唐契日晉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  
高昌城主闕爽告急八月無諱留從子豐周守鄯善自  
將家戶赴之未至而芮芮遣軍救高昌殺唐契部曲奔  
無諱九月無諱遣將衛奈夜襲高昌爽奔芮芮無諱復  
據高昌遣常侍汎僂奉表使京師獻方物太祖詔曰往  
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  
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  
外結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關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  
褒爲勲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  
王無諱卒弟安周立二十一年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  
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欵統承遺業民衆  
歸懷雖亡士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今  
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  
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巳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世祖  
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

史臣曰氏籍世業之資胡因崛起之衆結根百頃跨有  
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文揚

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何隙邊關首鼠疆場遂西入白  
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構圍涪之壘規吞黑水志傾  
井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聽朝不怡有  
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  
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屈南城逐北追奔全勝萬  
里皆敵人裹骨輿屍越至險而自竄其餘皆膏身山野  
委骸川澤既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  
臯失險氏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若線梁土獲父以  
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謂盛矣

宋書卷九十八

宋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深沈 約 撰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  
諒闇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  
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  
至是又有劭焉體元居正上甚喜說年六歲拜為皇太

三凶

庚子五年重修

宋書卷九十九

列傳



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  
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  
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  
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  
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  
尚書桂陽侯義融竝從司空江夏王義恭自江都來會  
京口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索虜  
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  
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  
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本業勸課耕  
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  
人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  
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  
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見許道育旣入自言服食主  
及劭竝信惑之始與王濟素佞事劭與劭竝多過失慮  
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  
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  
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  
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  
竝預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

劭慮言語難密與濟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為濟府佐見  
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為妾不以啓上慮後事泄因  
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闍人奚承祖詰  
讓劭曰臨賀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  
養他人奴為兒而汝用為隊主拙技何乃速汝聞用主  
副竝是奴邪欲嫁置何處劭答曰南第昔屬天興求將  
驅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  
言爾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乞位追存往為者不  
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充驅使脫余使監禮兼  
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

者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  
懼馳書告濟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  
所濟答書曰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  
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爾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  
語自生寒熱也此媿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  
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  
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急宜鑿之殿下已  
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正  
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濟相與書疏類如此  
所言皆為名號請上為彼人或以為其人以太尉江夏

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主即  
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  
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劾殺之劾密使人言天興  
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具  
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劾濟書  
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  
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  
搜討遂不獲上詰責劾濟劾濟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  
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濟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  
止民張昨家江夏王義恭自盱眙還朝上以巫蠱告之  
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覩劾雖  
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  
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爾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  
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  
自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  
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劾兵衆東宮實甲萬人車駕出  
行劾入守使將白直隊自隨其年二月濟自京口入朝  
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  
民張昨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  
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劾

濟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駭乃使京口以  
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廢劭賜濟死以語濟母潘淑  
妃淑妃具以告濟濟馳報劭因是異謀每夜輒饗將  
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  
超之任建之謀之道育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  
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  
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使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  
譟加部勒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  
呼斌及左衛率素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  
見竝入宮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衆竝驚愕  
在淑傳明旦未開鼓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  
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  
制東宮隊不響入城劭與門衛云受勅有所收討令後  
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  
拔刀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  
旦燭猶未滅直衛兵尚寢超之手行弒逆并殺湛之劭  
進至合殿中閣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  
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  
不蚤啓未及答卽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闈殺吏部尚  
書江湛太祖左細杖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

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又殺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  
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  
令何尚之劭卽僞位爲書曰徐湛之江湛弒也無狀吾  
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  
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文  
武並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  
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使改元爲太初劭素與道  
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  
卽位卽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  
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爲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  
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侍中管道侯  
義恭爲征虜將軍晉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尚書  
殷仲景爲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大歛劭辭疾不敢出  
先給諸王及諸處兵杖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親  
黨新除始興內史荀赤松新除尚書左丞臧凝之山陰  
令傅僧祐吳令江徽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右衛司馬  
江文綱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  
超之及諸同逆聞人文子徐興祖詹叔兒陳叔兒任建  
之等並將校以下龍驤將軍葛郡各賜錢二十萬遣人

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  
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綽爲吏部尚  
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  
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薄賦輕繇損諸遊費田苑  
山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浙  
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冲補之以  
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  
衛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  
先頂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皓臨川王燁桂陽侯覲  
新論侯球竝以宿恨下獄死禮官希旨謚太祖不敢盡

美稱上謚曰中宗景皇帝以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  
進世祖號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南平王鐸  
中軍將軍會稽太守隨王誕會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  
太保領大宗師諮稟之科依晉扶風王故事世祖及南  
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竝舉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  
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義  
恭諸子住侍中下省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國府入齋傳  
教給使免軍戶屬南彭城薛縣劭下書以中流起兵嘗  
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下番將吏加三吳太守軍號  
置佐領兵四月立妻殷氏爲皇后世祖檄京邑曰夫運

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  
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邁  
每鍾澆未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  
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  
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劬  
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  
於齟齬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濟險躁無行自切而長  
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舍  
蔽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啓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  
同惡相濟孽亂巫蠱終行弑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  
有翦隆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  
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寃膈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  
幽閒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  
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竝橫分階闥懸  
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末知其極昔周  
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圯虛牟立節異姓末屬猶或  
亡軀况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  
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  
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  
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中直兵宗

愨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  
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破釜步自  
姑孰或迅檝蕪湖人據雲陽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  
略深贍名震中土勲暢遐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  
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入  
州電起荆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靄動漢陰冠軍  
將軍朱修之誠節亮欵悉力請奮荆雖百萬稍次近塗  
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  
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  
竝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  
揚於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林薄摧  
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  
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  
檄旣馳華夷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  
不捷况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  
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蜚頽山壓  
郊商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缺皇渥或  
勲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感不  
可爲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  
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



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  
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  
知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  
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爾司  
隸校尉殷冲掌綜文符左衛將軍尹弘配衣軍旅蕭斌  
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  
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世祖書曰聞弟忽起狂  
檄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夫激怒古來陵上內侮誰不  
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  
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宣人懷甘死之志物競舍生之節  
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懽其來如昨而信惑姦邪  
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  
上親御六師太保又乘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卽道所  
以淹寔緩電者猶冀弟迷而知返爾故略示懷言不盡  
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  
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  
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  
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爾  
劭謂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使褚湛之戍石頭劉思孝  
鎮東府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若不爾則保

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  
乃進策曰賊諱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  
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若分力  
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劭善其義  
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  
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  
懇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尚可決  
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自天也  
劭不納疑朝廷舊臣悉不爲已用厚接王羅漢魯秀悉  
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羅漢先爲南平  
王鎔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  
保石頭城者邵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爾我若守  
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尅日日自出行軍  
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岍驅百姓家悉渡水  
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褚湛之爲後將軍  
丹陽尹置佐史驃騎將軍始興王濬爲侍中中書監司  
徒錄尚書六條事中軍將軍南平王鑠爲使持節都督  
南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兗州刺史新除左將軍丹陽尹建平王宏爲散騎常  
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

由是大震以征虜將軍營道侯義恭節本號爲湘州刺史輔國將軍檀和之爲西中郎將雍州刺史十九日義軍至新林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二十一日義軍至新亭時魯秀屯白石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二十二日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登朱雀門躬自督率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克而秀歛軍遽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劭走還朱雀門蕭斌臂爲流矢所中褚湛之携二子與檀和之同共歸順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濟及蕭斌備守劭並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爲民以前軍將軍輔國將軍王羅漢爲左衛將軍輔國如故左軍王正見爲太子左衛率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過淮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人冶渚軍主原穉孫是世祖故史義恭得免劭遣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遣濟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禕像於宮內啓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鐘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鐔爲祝文異狀世

祖加濟使持節都督南徐會二州諸軍事領太子太傅  
南徐州刺史給班劍二十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  
平王鑠造號驃騎將軍與濟並錄尚書事二十七日臨  
軒拜息偉之爲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  
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  
先遣太保參軍庾道員外散騎侍郎朱和之又遣殿中  
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  
軍並至曲阿與道相遇與戰大破之劭遣人焚燒都水  
西裝及左尚方決破柏崗方山埭以絕東軍又悉以上  
守家之丁巷居者緣淮豎船船爲樓多設大弩又使司  
隸治中監琅邪郡事辛希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于時  
男丁旣盡召婦女親役其月三日魯秀等募勇士五百  
人攻大航鉤得一船王羅漢副楊特德命使復航羅漢  
昏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隊以次  
奔散噐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  
塹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無復綱紀丹陽尹尹弘  
前軍將軍孟宗嗣等下及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詹叔  
兒熒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  
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息約詣闕請罪尋戴白幘  
來降卽於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

總羣帥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趨宣陽門劭軍主  
徐興祖羅訓虞丘要兒等率衆來降劭先遣龍驤將軍  
陳叔兒東討事急召還是日始入建陽門遙見官軍所領  
竝棄仗走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闔闔門外竝走還  
入殿天祚與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卽得俱入安都及  
軍主武念宋越等相繼進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  
太極殿前卽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  
竝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濟  
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共南奔於  
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濟上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

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巳俯順羣心君臨萬國又曰  
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  
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効不  
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勸與俱歸於道斬首濬字休明將  
產之夕有伏鳥鳴於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興  
王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後將軍湘州刺史仍遷使  
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  
軍如故十七年爲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置佐領兵十九  
年罷府二十一年加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明年濬  
上言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汗澤泉流歸集疏矣

遲壅時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淹稼田  
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  
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饑多豐寡雖  
賑資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  
通便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  
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紆溪開  
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滄必無閘滯自去踐  
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請前刺史臣義康  
欲陳此計卽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  
寢息既事闕大司直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

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  
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竿考如所較量決  
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洽獲通列邦蒙益  
不有躉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  
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卽時營  
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  
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  
立從之功竟不立二十三年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出  
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常侍如故二十八年遣濬率

衆城瓜步山解南充州三十年徙都督荆雍益梁寧南  
北秦七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領  
護南蠻校尉持節常侍如故濬少好文籍姿質端妍母  
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上潘專總內政濬人才既美  
母又至愛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  
郎蔡興宗竝以文義徃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  
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  
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詰讓憂懼  
乃與劭共爲巫蠱及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  
自隨優遊外藩甚爲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充於是復  
願還朝廬陵王紹以疾患出揚州時江夏王義恭外鎮  
濬謂州任自然歸已而上以授南譙王義宣意甚不悅  
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  
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宜  
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授濬時濬入朝遣  
還京爲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  
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  
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  
耶濬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濬辭甚哀切并  
賜書曰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

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  
濬慙懼不知所答濬還京本慙去上怒不聽歸其年十  
二月中書侍郎蔡興宗問建平王宏曰歲無復幾征北  
何當至宏歎息良久曰年內何必還在京以沈懷遠爲  
長流參軍每夕輒開便門爲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  
先明年正月荊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  
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  
卽加詰問濬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濬泣涕謂曰汝  
始呪咀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耶上責  
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  
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而去曰天下事  
尋日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上累卽入弑之旦濬在西  
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主  
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  
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爲  
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  
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  
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鐔守石頭兵士亦  
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卽戎  
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至中門王慶又



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勅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濬書所云尼卽嚴道育也及劭入井高禽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實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劭四子偉之迪之彬之

其一未有名濬三子長文長仁長道並梟首大統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爾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卽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故基正於御床之所爲亂兵所殺割腸剝心臠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汗潛其處封高龔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戶追贈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並賜死冲爲劭草畫符文又妃叔父也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門闈宮中有變率城內禦兵至閣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啟求受處分又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也爲太祖所委任元嘉中歷太子左右衛率左右衛將軍調人官爵高下皆以委之更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卽戎武靈胡服

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  
難與刃屬穢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  
社亦為幸矣

宋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梁沈約撰

自序

昔少暉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  
駘能業其官宣汾洸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  
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妣薦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  
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

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其後因國爲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會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敷德侯遵子達驃騎將軍達子乾尚書令乾子弘南陽太守弘子勗河內守勗子奮御史中丞奮子恪將作大匠恪子謙尚書關內侯謙子靖濟陰太守靖子戎字威卿仕州爲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復爲郡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晉武帝平吳後太康二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巷戎子鄴字聖通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澣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懷文其後也澣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年二十三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子儀字仲則少有至行

兄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過禮毀瘠過於成人殊  
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  
並黃中沖爽終成奇器何爲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  
畢殆至滅性故兄弟並以孝著瑜早卒儀篤學有雄才  
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並起經術道弛士少全  
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  
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  
辟公車徵並不屈以壽終子憲字元禮左中郎新都都  
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栢以節氣立名仕  
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  
時有將帥之稱吳平後爲鬱林長沙太守並不就太康  
末卒子陵字景高東海王越辟爲從事元帝之爲  
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徐馥作亂殺吳興太守袁瑋陵討  
平之子延字思長桓溫安西參軍潁川太守子賀字子  
寧桓沖南中郎參軍圍袁真於壽陽遇疾卒子警字世  
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財產累千金  
仕郡王簿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  
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  
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  
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

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恭鎮京  
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慇懃苦相招致不得  
已而應之尋復謝職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亦通左氏  
春秋王恭命爲前軍主簿與警書曰足下旣執不拔之  
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初錢唐  
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並事之  
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  
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  
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  
以爲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恩爲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回踵埭執穆  
夫及僞吳郡太守陸瓌之吳興太守丘尪並見害首  
送京邑事見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爲警  
所疾至是警聞穆夫預亂逃藏將免矣預以官告警及  
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  
子田子休子虔子獲全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  
克京城封繁峙縣五等侯參鎮軍車騎中軍事又爲道  
規輔國征西參軍領寧蜀太守與劉基共斬蔡猛於大  
簿還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與徐達之同沒時年  
三十五子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

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  
宗中千里駒也出爲始寧烏傷婁令母憂去職服闋爲  
隨王誕後軍安南行參軍誕鎮會稽復參安東軍事元  
嘉三十年元凶弒立分江東爲會州以誕爲刺史誕將  
受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  
義銳之衆爲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  
雪朝廷寃耻大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  
其僞寵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雖云逆順不同  
然體弱又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  
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矣苟其不爾寧可自安  
雙言耻而責義於餘方今正以武逆寃醜義不同戴舉兵  
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  
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家國者哉琛乃與正  
俱入說誕誕猶預未決會尋陽義兵起世祖使至誕乃  
加正寧朔將軍領軍繼劉季之誕入爲驃騎大將軍正  
爲中兵參軍遷長水校尉孝建元年移青州鎮歷城臨  
淄地空除寧朔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  
未拜二年卒時年四十三正生好樂厚自奉養既終之  
後家無餘財淵子弟雲子元嘉中爲晉安太守雲子子  
煥字士蔚少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凶之入弒也煥時

兼中庶子直坊逼從入臺劾既自立以爲羽林監辭不  
拜拜員外散騎侍郎使防南譙王義宣諸子事在義宣  
傳仍除丞相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南昌令有能名晉  
平王休祐驃騎中兵記室參軍同僚皆以諂進煥獨不  
頃之記室參軍周敬祖等爲太宗所責得罪轉煥諮議  
參軍後廢帝元徽中以爲寧遠將軍交州刺史未至鎮  
病卒時年四十五田子字敬光雲子弟也從高祖克京  
城進平京邑參鎮軍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五年  
高祖北伐鮮卑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  
鋒慕容超屯臨朐以距大軍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  
及盧循逼京邑高祖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  
襲廣州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保始興田子復與  
右將軍劉蕃同共攻討循尋還廣州圍季高田子慮季  
高孤危謂蕃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  
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  
據此凶勢復振下官與季高同履艱難汎滄海於萬死  
之中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危逼不相拯救於是率軍南  
還比至賊已收其散卒還圍廣州季高單守危迫聞田  
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陳身率先士卒一戰破之  
於是推鋒追討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還至廣州而



季高病死既兵荒之後山賊競出攻沒城郭殺害長吏  
田子隨宜討伐旬日平殄刺史褚升度至乃還京師除  
太尉參軍振武將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復參世子  
征虜軍事將軍內史如故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復從  
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  
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  
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  
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  
步軍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  
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費用奇不

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  
賊圍旣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  
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  
希今日爾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勸士卒  
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  
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高祖  
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  
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向必  
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霸西咸陽空

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跋踵天子慰勞高祖曰逋  
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延王誅羣師勤王將離  
寒暑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疊卷嶠  
陝甫踐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  
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蔽野僞首奔迸華戎雲集積紀  
逋寇旦夕夷殄長安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舉酒賜田  
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以咸陽相賞田子謝曰咸  
陽之平此寔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卽授  
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旣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  
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佛

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高祖  
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  
屢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  
欲爲不善正足自滅爾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  
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  
反叛田子與弘之謀矯高祖令誅之併力破佛佛安關  
中然後南還謝罪田子宗人沈敬仁驍果有勇力田子  
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  
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豪倉門外  
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時年三十六田子初

以功應封因此事寢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  
深罪也無子弟林子以第二子亮爲後亮字道明清操  
好學善屬文未弱冠州辟從事會稽太守孟顥在郡不  
法亮糾劾免官又言災異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滄穀  
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以東  
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  
其虛實今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  
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  
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  
交市三吳餓民卽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河  
有喉唇之利而非食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卽就  
施行世祖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冢者罪  
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  
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  
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謹呼以威其事故赴凶  
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壟非恒塗  
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  
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  
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  
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

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  
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又啟太祖陳府事  
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  
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  
使伏勤昏稚驚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  
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  
優減詔曰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耶  
今更勅西府也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曰經  
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  
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門  
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  
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清  
事殊外鎮撫蒞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  
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  
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疎小所  
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詔答曰啟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救之猶復如此  
甚爲無理近復令孟休宜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  
優劇也始興王濬臨揚州復爲主簿秣陵令善擿奸伏  
有非必禽太祖稱其能入爲尚書都官郎襄陽地接邊

關江左來未有皇子重鎮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為撫  
軍將軍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舊宛北接二關咫尺  
峭陝蓋襄陽之北扞且表裏疆蠻盤帶疆場以亮為南  
陽太守加揚武將軍邊蠻畏服皆納賦調有數村狡獪  
亮悉誅之遣吏巡行諸縣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  
蠲養耆年老齒歲時有餽時儒學崇建亮開置庠序訓  
授生徒民多發冢并婚嫁違法皆嚴為條禁郡界有古  
時石塌蕪廢歲久亮籤世祖修治之曰施生興業首教  
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  
北洛侵蕪南宛彫毀儉狃肆凶犬夷充疆遠肅烽驛近

虞郊開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輟耕闕於分地  
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孚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  
畝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  
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綴入殊荒竊見郡境有  
舊石塌區野腴潤實為神臯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  
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  
興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雖效政圖功不見所絕聯  
事惟泰憂同職同

缺

又修治馬人陂民獲其利在任四年遷南  
王義宣司空中兵參軍詔曰陝西心膂須才故授卿此

職隨王誕鎮襄陽復爲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亮莅官清約爲太祖所嘉賜以車馬服玩前後累積每遠方貢獻絕國勲器輒班賚焉又賜書二千卷二十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所著詩賦頌讚三言誄哀辭祭告請雨文樂府挽歌連珠教記白事牋表籤議一百八十九首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絕聲王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彊視何爲空自殄絕林子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匹讐

未復故且苟存爾一門旣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逃伏草澤常慮及禍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與諸兄晝藏夜出卽貨所居宅塋墓葬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東土饑荒易子而食外迫國網內畏彊讐沈伏山草無所投厝時孫恩屢出會稽諸將東討者相續劉牢之高素之徒縱其下虜暴縱橫獨高祖軍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亂僕一門悉被驅逼父祖諸叔同罹禍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讎未復親老漂寄爾今日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

爲之感動高祖甚竒之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彊讐又在鄉里唯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給焉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讐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仍爲本郡所命毅又板爲冠軍參軍竝不就林子以家門荼蓼無復仕心高祖敦逼至彌年不起及高祖爲揚州辟爲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萬物見卿此心爾固辭不得已然後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時年二十一義熙五年從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慕容超退守廣固復與劉敬宣攻其西隅廣固旣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卽密白高祖叔長不以聞反以循言動林子叔長素驍果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遂至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充之士多懷貳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貪遊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

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  
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久之林子特領別軍於石  
頭屢戰摧寇循每戰無功乃僞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  
上而設伏於南听故大軍初起白石留林子與徐赤將  
斷拒查浦林子乃進計曰此言妖詐未必有實宜深爲  
之防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  
之大軍旣去賊果上赤將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  
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賊養銳待期而吾衆不盈  
二旅難以有功今距守此險足以自固若賊僞計不立  
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曰今賊悉衆向白石留者必  
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  
發赤將軍果敗棄軍奔北听林子率軍收赤將散兵連  
戰摧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泐塘數里林子策之曰  
賊泐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其津而扼其要彼  
雖銳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於是乃斷塘而鬪久之  
會朱齡石救至與林子并勢賊乃散走大軍至自白石  
殺赤將以殉以林子叅中軍軍事從征劉毅轉叅太尉  
軍事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  
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勅還內侍賊黨郭亮之  
招集蠻衆屯據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



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奔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十二年高祖領平北將軍林子以太尉參軍復參平北軍事其冬高祖伐羌復參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高祖欲緩懷初附卽板爲太尉參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倉垣剋之神虎伐其功徑還襄邑林子軍次襄邑卽殺神虎而撫其衆特僞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昂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昂棄軍奔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剋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且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復道濟從之旣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三軍疑阻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高祖林子按劔曰相公勤王志清六合許洛

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  
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  
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  
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  
相公旗鼓耶塞并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  
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  
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  
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  
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  
賞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  
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  
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卽屠其城剽鸞而  
坑其衆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旣屢摧破想  
不復久爾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絕水道  
讚壘塹未立林子邀擊連破之讚輕騎得脫衆皆奔散  
紹又遣長史領軍將軍姚伯子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  
默驪平遠將軍河東太守唐小方率衆三萬屯據九泉  
憑河固險以絕糧援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  
林子爭據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參軍嚴綱竺靈秀卷甲  
進討累戰大破之卽斬伯子默驪小方三級所俘賊及

騾馬器械甚多所虜獲二千餘人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兵糧兼儲三軍鼓行而西矣 曰彼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林子白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協北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忽死可謂天誅於是讚統後事鳩集餘衆復襲林子林子率師禦之旗鼓未交一時披瀆讚輕騎遁走既連戰皆捷士馬旌旗甚盛高祖賜書勸勉并致縑帛肴漿高祖至閩鄉姚泓掃境內之民屯兵堯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高祖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復共追討泓乃舉衆奔霸西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復叅相國事總任如前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 豪右望風請附西州人李馬等竝求立功孫姐羌雜夷及姚泓親屬盡相率歸林子高祖以林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旣平殘羌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達于槐里剋之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郡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軍所指未嘗外典焉後太祖

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高祖曰吾不可頓  
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  
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思議弘深有所陳畫高祖未嘗  
不稱善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旣久士有歸心深  
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  
經國長民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高祖深相訓納俄而  
謝翼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太祖進號鎮  
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高祖以二虜侵擾  
復欲親戎林子固諫高祖笑曰吾輒當不復自行高祖  
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良邑六百戶固讓不許

亮與林子書曰班爵疇勳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  
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叅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  
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爾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  
子邪除府咨議參軍將軍太守如故尋召暫下以中兵  
局事副錄事參軍王華上以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  
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中表孤貧悉  
歸焉遭母憂還東葬乘輿躬幸信使相望葬畢詔曰軍  
國多務內外須才前鎮西咨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  
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補國將軍起林子固辭不許賜  
墨詔朔望不復還朝每軍國大事輒詢問焉時領軍將

軍謝晦任當國政晦每疾寧輒攝林子代之林子居喪至孝高祖深相憂愍頃之有疾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減損逼與入省日夕撫慰救諸公曰其至性過人卿等數慰視之小差乃出上尋不豫被勅入侍醫藥會疾動還外永初三年薨時年四十六羣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實啟必有損慟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爲其答高祖尋崩竟不知也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詔曰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懷真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悼在懷可遣贈征虜將軍有司率常典也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伯

林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閭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贊三言歲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啟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子邵嗣邵字道輝美風姿涉獵文史襲爵駙馬都尉奉朝請太祖以舊恩召見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勝會彊弩將軍缺上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曰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事見宋文帝中詔於是拜彊弩將軍出爲鍾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漈人民慕其化遠近莫不投集郡先無市時江夏王義恭爲南兗州啟太祖置立焉事見宋文

帝中 義恭又啟太祖曰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說邵

往莅任有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為良二千石也

不許曰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問問也

宋文帝 上勅州辟邵弟亮邵以從弟正蚤孤乞移恩於

正上嘉而許之在任六年入為衡陽王義季右軍中兵

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又為中兵義季在江陵安

西府中兵久缺啟太祖求人上答曰稱意才難得沈邵

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在後軍府房中甚

修理或欲遣之其事不果事見宋文帝中詔入為通直郎時上

多行幸還或侵夜邵啟事陳論即為簡出前後密陳

要上皆納用之深相寵待晨夕兼侍每出游或勅同輦

時車駕祀南郊特詔邵兼侍中負璽代真官陪乘大將

軍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申謨為中兵參軍掌城防之

任廬陵王紹為江州以邵為南中郎府錄事參軍行府

州事事未行會謨丁艱邵代謨為大將軍中兵加寧朔

將軍事見宋文帝中詔邵南行上遂相任委不復選代仍兼錄

事領城局後義康被廢邵改為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

將軍如故義康徙安成邵復以本號為安成相在郡以

寬和恩信為南土所懷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

里邵在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學主

簿王孚行藜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  
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廷陵以遂  
本懷邵慰卹孤老勸課農桑前後累蒙賞賜邵疾病使  
命累續遣御醫上藥異味遠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絕元  
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三上甚相痛悼子侃嗣官至  
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南沛郡太守侃卒子整應  
襲爵齊受禪國除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時神意  
閑審有異於衆太祖問林子聞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  
相識林子令璞進見太祖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  
兒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

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居家  
精理姻族資賴弱冠吳興太守王韶之再命不就張邵  
臨郡又命爲主簿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見謂曰吾  
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薄  
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垂清塗爲罔罔也元嘉  
十七年始興王濟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  
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踈太祖召璞謂曰神  
畿之政旣不易理濟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  
得失特宜詳慎范曄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  
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以任遇旣深乃夙夜

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啟每至施行必從中出墨正謂  
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  
大治民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于時  
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太祖從容謂始興王曰沈  
璞奉時無纖介之失在家有孝友之稱學優才瞻文義  
可觀而沈深守靜不求名譽甚佳汝但應委之以事乃  
宜引與晤對濬既素加賞遇又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宮  
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曰卿嘗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  
想行就爾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教曰卿沈思淹  
日尚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

章良謂逸才瞻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信執省  
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  
庭列枚馬之客欣慰交至諒唯深矣薄因末牘以代一  
函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曰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  
數旬瓌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遠答累翰辭藻  
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備此髦楚還慙于躬無德而  
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此書  
真本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上雖聽許而意甚不悅以  
濬存 濬為濬始興國大農尋除秣陵令時天下殷膏四方輻  
輳京邑二縣號為難治璞以清嚴制下端平待物奸吏



歛手猾民知懼其間里少年博徒酒客或財利爭鬪妄  
相誣引前後不能判者璞皆知其名姓及巧詐緣由探  
摘是非各標證據或辨甲有以知乙或驗東而西事自  
顯莫不厭伏有如神明以疾去職太祖厚加存問賞賜  
甚厚濬出爲南徐州謂璞曰濬旣出蕃卿故當臥而護  
之與濬詔曰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爲行佐  
今故當正參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  
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爾事見宋文帝中詔乃爲正  
佐俄遷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  
以疆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道當衝要乃修城壘

凌重隍聚財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算衆咸不同朝者  
亦謂爲過俄而賊大越逸索虜大帥託跋燾自率步騎  
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爲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  
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賊大衆不盼小城故無所懼  
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軍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  
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秋  
諸軍封侯之日衆旣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  
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但恐賊不過爾賊  
旣濟淮諸軍將帥毛遐詐胡崇之臧證之等爲虜所覆  
無不殄盡唯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

向城衆謂璞曰若不攻則無所事來若其來也城中止  
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  
知雖云攻守不同故當粗量疆弱知難而退亦用兵之  
要若以今衆法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在我若宜避賊  
歸都會資舟楫則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今閉門勿受不  
亦可乎璞嘆曰不然賊不能登城爲諸君保之舟楫之  
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今之未有屠剝之刑衆所共  
見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  
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也今人多  
則退速人少則退遲吾寧欲守功緩賊乎乃命開門

質質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  
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宜應拒  
攻守三旬殄其大半燾乃遁走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  
兵士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以言戰也但可  
整舟艦示若欲渡嶼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爲  
然藏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推功於質旣  
不自上質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  
褒美太祖又別詔曰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愛迫耶念卿  
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  
所贍濟也始與王濬亦與璞書曰狡虜狂凶自送近服

偽將卽斃會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  
吾式過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  
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宣城太守王僧達書與璞曰  
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  
憂詠沈吟增其勞望聞者獯獫扈橫掠剝邊鄙郵販絕  
塵坳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榷棘伊滑  
荐遭鳥集絃絕患深自古承知迺昔寇苦城境勝昔朝  
食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鎗驟合而足下砥兵礪伍總  
厲豪彥師請一奮或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陷死  
地覲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茲商驛始通粗知梗槩

讚膽智嘉賀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橫斥規勅  
命收龜落替星舍京里旣獲遄至胡馬卷迹支離露德  
復繼前緒行葦之懽實協初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深  
比恒疾臥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斃久懷徵還淮南太  
守賞賜豐厚日夕讌見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臧質姻  
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以歸之沈璞每以謙自牧  
唯恐賞之居前此士燮之意也時中書郎缺尚書令何  
尚之領吏部舉璞及謝莊陸展事不行事見文帝中詔今悉在  
臺舊法書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乃號泣曰一門蒙殊常  
與書也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

至勤疾會一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  
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迎世祖義軍  
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顏竣欲與璞交不酬其意  
竣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讒說以璞逢迎之晚橫  
罹世難時年三十八所著賦頌讚祭文誄七弔四五言  
詩牋表皆遇亂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璞有  
子曰關伯玉字德潤虔子子也温恭有行業能爲文章  
少除世祖武陵國侍郎轉右常侍南中郎行參軍自國  
入府以文義見知文章多見世祖集世祖踐祚除員外  
散騎郎不拜左衛顏竣請爲司馬出補句容令在縣有

能名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行參軍與奉朝請謝超宗  
何法盛校書東宮復爲餘姚令還爲衛尉丞世祖舊臣  
故佐普皆升顯伯玉自守私門朔望未嘗問訊顏師伯  
戴法興等竝有蕃邸之舊一不造問由是官次不進上  
以伯玉容狀似畫圖仲尼像常呼爲孔丘舊制車駕出  
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  
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  
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出爲晉安王子勛前  
軍行參軍侍子勛讀書隨府轉鎮軍行佐前廢帝時王  
景文領選謂子勛典籤沈光祖曰鄧璇一庶爲長史行

事沈伯玉先帝在蕃關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戴  
法輿聞景文此言乃轉伯玉爲參軍事子勳初起兵轉  
府功曹及卽僞位以爲中書侍郎初伯玉爲衛尉丞太  
宗爲衛尉兵事甚美及子勳敗伯玉下獄見原猶以在  
南無誠被責除南臺御史尋轉武陵國詹事又轉大農  
母老解職貧薄理盡閑臥一室自非弔省親舊不嘗出  
門司徒袁粲司空褚淵深相知賞選爲永世令轉在永  
興皆有能名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五十七伯玉性至  
孝奉親有聞未嘗妄取於人有物輒散之知故溫雅有  
風味和而能辨與人共事皆爲深交弟仲玉泰始末

寧朔長史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劉亮卒仲玉行府州事  
巴西李承明爲亂仲玉遣司馬王天生討平之廢帝詔  
以爲安成王撫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沈攸之請爲  
征西諮議未拜卒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  
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  
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啟明帝有  
勅賜許自此迄今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  
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秩建元四  
年未終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  
居注自茲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

二月畢功表上之曰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幽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事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慮后暴朝前主率一國舉家禍曠古永

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

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  
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  
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  
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  
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三  
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汗亡厝本紀  
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其所撰諸志  
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諸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宋書卷一百終

